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四十六

明 楊士奇等 撰

荒政

宋徽宗宣和中監察御史許景衡論賑濟差官疏曰臣  
伏覩常平令諸災傷緣賑濟事應差官而州縣闕者聽  
監司於隣近選差不足則選轄下得替待闕官逐州不  
得過兩員竊聞淮南東路去歲災傷應賑濟處其常平

司不問州縣官闕與不闕亦不次第選於隣近而槩差  
得替待闕官逐州兩員夫子惠困窮在有司至誠惻怛  
為陛下施實德于民今於賑濟萬分未有一而差官先  
已徇私失陛下良法本旨矣其所差人自謂監司屬官  
端坐而役州縣無事而費廩祿增置吏卒搔擾行市灾  
傷之餘尤不堪也臣愚欲望特降睿旨其淮南東路賑  
濟所差官並行罷遣如賑濟未畢尚合差官一遵故令  
施行然臣所聞者淮東一路爾竊恐他路亦然伏望聖

慈特賜戒勅其已差官不應法者亦乞並罷

高宗建炎中尚書右丞許景衡乞和糴米劄子曰臣竊見今秋大稔所在米粒狼戾糴價廉平茲實天相陛下再造區夏以安下民以成中興之業獨未聞朝廷措置廣糴以應天意此有司之過也夫豐歲不可為常幸而一遇而不知實倉廩以為凶荒之備亦可謂失計矣況今遠方不庭盜賊紛作軍興所須尤以糧餉為急欲望聖慈特降指揮所在速行措置和糴使有儲蓄則不難

於戰守也

紹興七年試中書舍人李彌遜乞寬恤劄子曰臣照對紹興五年七月指揮因江西運判逢汝霖等申請昨因金人殘破羣盜燒劫歸業人戶已經放免稅賦及五年十料之外並令輸納全稅契勘除歸業已經開墾人戶自合輸納外其間有累經殘破被害至重未曾開墾去處委是難以出備官吏百姓上下重困人情不安伏覩近降指揮已將夏稅合納紬絹今年且依舊數送納自

來年令提刑司覈實已未開墾數催理切慮秋稅合納  
全稅指揮亦合依此改正施行庶使四方之民霑被實  
惠

高宗時翰林學士葉夢得奏乞復置常平使者播告中  
外劄子曰契勘常平之法起自西漢本以惠民祖宗行  
之已久熙寧初緣例推廣附以青苗免役市易抵當坊  
場河渡農田水利等事其意亦在寬恤民力只緣創法  
之始急於功利委任非人觀望掊克遂致議論不一紹

聖初再行修定已稍增損但拘守紹述之說必於盡行故如青苗斂散追呼搔擾市易物貨苛細爭奪農田水利之官誕謾欺罔之類明知其弊不能革去所以民至於今以為病其後應奉花石取以資不急之用遂失創法本意僅有存者又緣軍興調發諸司或許借貸於是移易侵漁掃地殆盡建炎需恩首罷青苗法蓋得之矣然未幾併罷常平使者以他司兼領吏無專責漫無統紀舊法雖存不能修舉臣實惜之今朝廷復置常平使

者命官討論竊詳聖意非是再欲盡行熙寧本法及別有創立正為法本惠民於此艱難民力困弊之後務欲寬繇役省科斂通有無濟乏絕使得博採羣議與時變通擺去拘礙之議應干害民之事盡行刪除存其經久利便者使有司專一持守以遺將來實為美意尚慮中外不能究知妄有測度或謂欲根刷已放債欠或謂欲營求非理羨餘為足國之計動搖民聽不無疑礙欲乞明降詔旨先次播告使上下通知然後於實歷州縣人



內慎選通曉世務習知民事篤厚忠信之人以充使者使之奉行官修政舉則上可以廣惠民之實下可以明革弊之意

夢得為兩浙西路安撫使奏乞免嚴州遂安等三縣二稅和買狀曰臣契勘本路見討嚴州兇賊倪從慶賊發係在遂安縣與淳安縣相去不遠其次壽昌縣昨自去年十二月內賊初發本路弓兵兩經起發勤王之後所  
在揀殘人數多不堪用偶臣自到任即行下所部州縣

應係內外居民並團結為伍專一幾察捍禦盜賊倉猝之際遂盡起三縣與賊隣近地分團結之人分布要害出入之路招募土豪部領寅夜守把遠近相援內外限絕因此遁伏巢穴不敢衝突州縣在外四傍姦民亦不敢趨附獲免猖獗防維至今皆三縣保甲之力自去年冬末至今年春初屢經大雪甚於常年正月半後即陰雨連併兩月之間晴霽不過數日人衆暴露晝夜不得休息備見勤苦今來緣為陰雨未晴進兵猶緩已係耕

田養蠶之時兼嚴州產茶浩大居民例以採摘為衣食  
今亦是時皆失常業雖旦夕賊滅養蠶採茶二事已不  
能及耕種下秧亦不無妨廢況此兩月餘日守禦之勤  
臣愚竊謂陛下涵養生民天覆地載不欲一物失所今  
必不忍以此小醜重勞良民反使終歲衣食所仰過時  
失業無所優恤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下本路轉運司取  
會三縣與賊隣近地分把隘保甲人戶賊平之後並令  
特與蠲免今年夏秋二稅及和買庶幾深山窮谷之間

無知細民皆識陛下勤恤其隱不忘幽遠之意異時或有嘯聚竊發無不竭力自奮可以暗消姦萌懷保善良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已於二月十六日具錄奏聞去訖竊慮道路艱阻或有遺墜

夢得為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奏乞江北無過糴劄子曰臣竊見近因人言東州艱食二浙商賈轉販入京東諸州收息數倍又京東桑柘不熟收縑者多皆欲往乞行禁止奉聖旨依奏告捕獲人支賞錢三千貫白身與補

承信郎有官人取旨推恩犯人並依軍法如巡捕官失  
覺察令帥臣監司覺察施行契勘京東州軍雖見屬偽  
境然本吾民也朝廷方議收復必將與天下為一家不  
可自為爾疆彼界及因其艱食與桑柘不熟遂欲從而  
困之坐視其飢寒而不救是棄之矣今從偽之人日夜  
不忘本朝來歸者相繼而我反棄之無乃重失其心乎  
昔魯飢臧孫辰告糴于齊宋饑諸侯歸宋粟春秋皆以  
為美而齊小白葵丘之會猶曰無遏糴若秦饑而晉閉

之糴則君子以為非矣又況京東聞去歲種麥自廣未必皆艱食而二浙產絹不多縱令興販亦復幾何未必真能困彼而我亦未見其利徒示不廣於四方非特有傷王政大體恐敵人或得為辭以激怒吾民則所害為不細矣其餘官吏乘間捕捉阻絕商旅搔擾姦弊利之所在人難遽止重以軍法刑辟滋多此等猶不暇論伏望聖慈更賜詳酌施行

夢得又奏乞措置江浙夏旱狀曰臣伏聞江浙夏旱陞

下勤恤民隱憂形於色禱祈百神精意備盡至於釋囚  
禁罷工役廣賑糶止屠宰苟可以得雨者無不至近者  
臨安雖應而州郡未霑足處尚多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此物理之常惟人事應之者當則饑殍之困流亡之患  
盜賊之變三者可以預消周官荒政十有二先王成訓  
具在臣忝帥一道本路饒信等州皆是闕雨地分將來  
不免須有災傷於法本司合行體量被災輕重措置闕  
監司施行竊攷自古救災之術無他惟慮之於早行之

以實二言而已祖宗設法累世講明纖悉皆具雖欲別  
為措置豈能更加毫末若官吏深憫民病通曉法意先  
事預備緩急各當其節上下協心不為文具則匹夫匹  
婦孰有不被其澤今八月將終披訴限滿九月初即當  
檢放若待諸州申到分數察見輕重然後為之處畫則  
已晚矣謹參照前後條令所當申嚴與自來州縣沿習  
舊弊所宜約束者敢昧死條上十事

其一曰檢放以實無使抑塞契勘民戶披訴災傷陸



田以七月終水田以八月終自來多是州郡減裂  
不預先採訪漫不知省受訴之後不即差官或不  
親至地頭容受弊倖虛實相亂或不敢放過分數  
抑令改易元訴謂之伏熟力農之家先已被困則  
賑濟百色何由舉行欲乞應災傷路分並委漕臣  
分行所部閱實覆視具放過分數保明聞奏其應  
合施行事件即日一併盡行檢舉無令州縣次第  
申請往來待報有失行後時之弊

其二曰預計蓄積無使失備契勘賑濟皆用常平及義倉米自來州縣多不預計兩色實有數目量度災傷輕重戶口多寡日用遠近為之措畫災重穀少處往往糶給已盡拱手坐視不敢申陳欲乞下經制常平官候放稅分數已定即行審度某州有米若干約度可以出糶若干俵散饑貧及闕食戶若干不足而合那移他州者若干又不足而合兌糶封樁上供者若干均攤直至來年當止月分如

均攤不及或給官告度牒募民收糶兼用無使隱  
而不言中輟止絕或臨時申請惠不及民

其三曰審度給貸依七分法契勘一縣放稅不及七  
分或失於披訴者第四等以下闕食戶法當依七  
分法其放稅七分以上者賑給通第三等自來放  
稅皆是以槩縣分數比折通計雖有上條多不施  
用今以一縣論之地勢未有高下一等大水非例  
及高鄉大旱非例及低鄉放稅不能均一只如今

年歲旱甲鄉高而十分旱乙鄉低而僅及一二分  
若將通計比折方及五六分不合賑濟則是甲鄉  
災重乃因乙鄉災輕而不蒙惠豈法意哉欲乞下  
經制常平官應放稅下及七分而逐鄉逐戶有及  
七分闕食者並依法與賑濟其不及七分或七分  
以上亦合以上條行之

其四曰那容義倉許暫通用契勘法稱賑濟者謂減  
價出糶借貸種糧勸誘人戶糶米之類出於常平

而濟其不足也稱賑給者謂闕食貧乏不能自存  
出於義倉而捐以與之也賑濟用常平等米許那  
移則有法矣而義倉本非朝廷之物止用賑給蓋  
以豐年民食有餘恐其輕費官為斂藏待其不足  
還以給之所以甲縣之米不通於乙縣然而水旱  
代有若大旱之歲高鄉皆被災支用已竭而低鄉  
無災積藏尚多豈可坐視高鄉饑死而不救乎欲  
乞通一路皆許權宜允借支用或更寬剩而常平

米賑濟闕亦許通用候豐年皆使依數償之

其五曰存恤民戶無使流移契勘兵火之餘所在殺戮逃避十室九空日近方稍復業識認舊產墾闢荒廢未及成家若復以闕食轉徙何緣更得生齒繁息若或聚為盜賊則為患又不止此欲望嚴戒州縣應災傷地分鄉村闕食戶盡行抄劄無致遺漏多方措置但使蠲放以實無輸納之苦展閣以法無催科之擾給貸以時無乏絕之患役使以理

無勞困之懼人之常情孰不重遷既有生路自然  
眷戀鄉土

其六曰收輯流亡無使遣逐契勘饑民不能保其不  
盡遷徙州郡憚於接濟多使地分遣逐至失塗殍  
死欲乞預戒州縣應他州流移人戶到來者皆即  
納之各令散處無使聚而為一多設官吏使分任  
其事如或不足不得已權許取之寄居待闕官始  
為之糜粥終給之見糧柴薪不足則或為之官給

室廬不備則或借之寺觀疾病則為之醫藥死喪則為之埋殯遺棄小兒則給以公據使得收養稍能自存則給之券契使各返其鄉里繫官山林川澤之利權許樵採漁捕自營其生有人承佃者蠲其租仍委長吏躬親施行監司以時檢察

其七曰出糶賑給無容姦弊契勘出糶常平米本減價以平糶州縣多是觀望常平司不肯以時登降或不敢過數雖號開場但應故事或長吏不自省



察估價雖比市色稍減多為公吏有力之家詭名冒糴又因循請託假之厯頭以為私惠實及闕食戶無幾欲乞下經制常平官估價隨時依市色高下量減常切覺察偽冒重立賞典如有違犯皆計以贓其賑給饑民仍使量人數多寡廣為場分無使爭奪踐踏至死俵散以時無使早晚無節坐以待斃

其八曰勸誘出糴專以鄉村契勘有米多是力農之

家闕食多是游手之人承平之時物價均一忽遇  
荒歉唯米獨貴受害者衆農夫乘此邀索厚利不  
得不使之有餘補不足自軍興以來百貨皆增不  
獨米一色游手之人雖無所仰食然隨其所業自  
取倍價雖食貴米未有甚害其當廣糶者惟第三  
等以下鄉村有田無收闕食者而已自來州縣多  
是不曉法意凡有勸誘先散遣官吏鄉村抄劄搜  
檢告訐或受求囑取與不均仍使般輦入州郭出

糶反困農民販糶以食游手近者販賣米斛已許  
蠲免力勝商賈通行城郭不患無食其勸誘出糶  
欲乞止令於鄉村散出文榜召其情願無籍其所  
有無限以定數無抑以低價城郭有米之家准此  
人知乘時得利自不肯徒為藏閉糶者既廣穀價  
亦不約自平矣

其九曰蠲展欠負隨宜受納契勘放稅七分以上應  
所催科自有展閣條令被盜遷移復業之人其合

起催苗稅等亦有前後指揮及赦文而州縣多不切奉行依舊舉催或未應出賦稅而抑使出賦稅或逃移當除豁而不與除豁其餘更有兵火以來別色窠名根刷在官舉催不一只如本路建康府則有追理戶部回易四庫經紀幹運人欠負二十餘萬貫廣德軍則有戶部剗刷誤用朝旨除豁積年上供紬絹綿并錢三十萬貫匹之類若不令特蠲暫展安能常賦之外更可出辦應受納秋苗監

專苟逃後患例失太詳節颺揀覈無所不至仍更多搭耗剩橫輸糜費今秋賦所納不過為官吏廩祿與軍儲而已古者凶年雖天子猶減膳不舉大夫不食梁豈可下此而反求精欲乞申嚴應合展閣及催科等事盡令舉行或申明仍戒苗米但非涇惡偽濫皆令隨宜受納支遣

其十曰便宜減降無淹刑禁契勘自來災傷放稅七分  
分以上饑民犯法至死謂如攘取餅餌之類或因

拒捍傷犯變主遂為彊盜坐死等守臣皆得密奏  
預降指揮許便宜降等決遣不下有司藏之以時  
施用所以原情重惜人命近歲小郡守臣多不敢  
擅請皆俟獄具却於案後開說所犯地分放稅分  
數雖蒙朝廷原貸不無淹繫兼或因乏食營求生  
路因緣鬪毆至死情有可憫近降指揮復須經提  
刑司詳覆然後敢奏亦恐有司觀望不敢開陳欲  
乞應轉運司奏到災傷七分地分合降便宜不候

申請朝廷徑以故事密切行下逐州其他犯有因災歟情理可憫者權令徑具聞奏凡此十事皆祖宗惻怛愛民之實累世保固邦本之具故民政所隸監司所主各不同惟災傷皆使通管檢放展閱則責之轉運司糴給借貸則責之安撫鈐轄司然百餘年間每災歟孰不奉行而惟慶歷中富弼在鄆州熙寧中趙抃在越州獨為稱首全活皆數十萬人至今天下以為口實好事者或取其行者載

之為書以為後法則知能舉其職不失所委不可多得故臣不敢別申管見區區之愚惟欲官吏奉承德意人人盡心而況兵革始休瘡痍未瘳陛下愛育元元之意如養赤子豈容輒有怠惰不虔今來雖已逐項檢舉行下所部欲望聖慈少賜省覽如有可採伏乞特降詔旨告戒諸司凡上所陳各嚴職守夙夜盡力御史察其不如令者候來年事畢較其勤惰為之賞罰以示勸沮臣坐食無補仰



愧廩祿妄因所職上瀆天聽無任惶懼激切屏營  
之至

工部尚書廖剛轉對乞禁遏糴奏狀曰臣聞昔晉饑使  
乞糴于秦秦伯以問諸臣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  
有救災恤鄰道也鄭之子豹在秦有怨於晉請伐之秦  
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於是乎輸晉之粟故後世莫  
不以秦伯為有德於晉而以晉之閉糴為負義夫秦晉  
敵國也猶貴於通有無以拯其民孰謂一化之內乃欲

分彼此耶昨歲旱傷所在高田多不收今舊穀將沒民  
且艱食竊慮州縣官吏各私其民胡越相視而不相恤  
則老弱有溝壑之患而壯者聚為盜賊在朝夕矣欲望  
聖慈申飭諸路監司使之檢察所部官吏毋得遏糴富  
民毋得閉廩須價庶幾通融相賙急而國無饑民誠一  
時之急務也

剛又乞預備賑濟劄子曰臣聞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  
天數也雖堯湯之世有所不免先王惟修人事以備天

時是以有荒政存焉不待事至而後圖也比日雨澤愆期聖心焦勞凡可以格天者無所不致其至近關輔率多得雨旱勢亦不甚廣秋成固有望矣然惟事事乃有其備有備無患臣謂今當為來歲之備者有二事早降米價錢於豐熟州軍及時和糴禁約所在官吏不得遏糴此則賑救之急務也若糴本降遲穀米先為塌家收聚雖欲增價取之民間已無米矣若遏糴無禁則所在各私其人楚越相視而不相救惟聽其有無相通自當

不至於闕食不過遠致者價稍高耳如此則雖有歉歲而無饑民是則先王之政也陛下若不以臣計為迂欲乞睿旨早賜施行

劉行簡轉對奏狀曰臣竊惟義倉之法論始於隋增廣於唐國朝因焉其意若曰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國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矣當其豐登粒米狼戾俾輸其餘以備凶荒未為過舉不幸有金穰水毀木饑火旱之變則用其私蓄固足以賑

之社倉是也隋開皇間長孫平請令諸州百姓勸課同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各出粟麥藏焉社司執帳檢校多少歲或不登則發以賑之然立法有未備也至唐貞觀間戴胄請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畝頃每至秋熟以理勸課盡令出粟各於所在為立義倉國朝乾德間天子哀歲之不登而倉吏不以時出與民於是著發粟之制使不待詔令其後病吏之煩擾而民罹轉輸之困又罷之至神宗皇帝始復舊制民到於今

賴焉然而推行之意有未盡合於古者豈得不論且所謂義倉者取粟於民還以賑之固不可以不均今也置倉入粟止在州郡歲饑散給而山澤僻遠之民往往不霑其利其力能赴州就食者蓋亦鮮少而況所得不足償勞流離顛沛有不可勝言者此豈社倉之本意哉恭惟陛下天慈廣覆一視同仁凡政事繫赤子之利害者見於詔令丁寧熟復靡有不至而奉法之吏因習故常憚於改為使上之德澤不克下究臣竊惜之臣愚以謂

義倉之粟當於本縣鄉村多置倉窖自始入粟以及散給悉在其間大縣七八處小縣三四處遠近分布俾適厥中若未有倉窖則寄寺觀或大姓之家縣令總其凡以時檢校遇饑饉時丞簿尉等分行鄉村計口給歷次第支散旬一周之庶幾僻遠之民均受其賜不復棄家流轉道路此利害之較然者也伏望聖慈下臣議更賜詳酌儻以為可斷而行之不勝厚幸

知福州張守乞放兩浙米舡劄子曰臣伏見本路盜賊

兵火之後福泉漳州興化軍雖不經殘破皆以應副軍期公私匱乏復遭今歲亢旱細民艱食目今正是收成之時米價宜減福州在市每斗已一千省比之夏秋增及三百詢之父老舊來所無緣興化軍而下並來船販不敢過糶自為一郡之計竊慮向去春間青黃不接之際米價必更騰踊饑民或致流移又本路常平斛斗不多賑濟不足雖有降到廣東米應副賑濟並未起發到來臣日夜憂慮雖已節次從帥司行下建劔汀邵等州



軍令不得開糴及約束沿路關津稅務不得邀阻終以所產不多少有客販前來臣體問得福建路山田瘠薄自來全仰兩浙廣東客米接濟食用雖大豐稔而兩路客米不至亦是闕食臣伏覩八月十一日指揮因言臣寮上言福建路利害第三項應本路客販米斛不得收稅事奉聖旨候二浙收糴足備日聽候朝廷指揮臣訪聞兩浙豐稔倍於常年竊慮收糴至今已見次第欲望聖慈矜念遠方師旅之後饑饉困乏早降睿旨許令客

旅通販浙米入福建路所有米船各於起發州縣出給  
公憑經過州縣並免收稅庶得接濟艱食之民仰稱陛  
下綏惠多方之意臣不勝大願

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洪适奏旱災劄子曰臣仰惟陛  
下焦勞圖治勤恤黎元講求民瘼不啻饑渴一聞休戚  
即日罷行患在士大夫畏縮自愛不肯道其實故下情  
鬱而不達聖澤壅而不流古之人雖在畎畝而有封章  
之獻至或嬰逆鱗而不顧此風久不聞矣臣不材無取

嘗玷宰路非藹蕘庶人之比也居閒故里目之所覩耳之所接不忍斯民日趨無告流亡捐瘠莫之拯拯若私有遐心茹而不吐尚饗祠宮之祿以自活其妻孥是曾狗馬之不若也故不避譏議不憚譴訶矯首九闕披寫愚慙伏望陛下少垂意焉臣比讀邸報伏見陛下以江西湖南旱暵側身禱祈屏徹葷味又令帥臣監司汰擇守令德至渥也臣謂江東兩郡之旱亦江西湖南之旱也陛下必不慮遠而忘近恤彼而緩此特未達于天庭

爾及覩七月下旬施行洪潭兩路賑卹指揮猶未及乎  
江東兩郡豈有司奏牘或未詳盡不能感動天聽耶臣  
於是不謀於人而謀於心不慮其身而慮其災輒敢犯  
分言之臣之鄉邦自去夏五月至於今春曾無終日好  
雨故陂塘所蓄之水甚鮮並水之田僅能車畝播種至  
於高仰之田種不入土者四竟之內居三之二自春接  
夏或累日或盈旬間得小雨尚或不能破塊地龜拆早  
稻焦枯其瀕水低田有歲收千石米者今有百石之穀

若是者蓋無幾也通六邑之中百分不獲一二自夏接  
秋惟六月甲子得數刻之雨既不灑潤亦不周徧節過  
白露驕陽轉甚晚稻又復槁矣常歲八月民種蕎麥可  
充一兩月糧異時饑饉得蘿蔔雜菜和米作糜亦可度  
日皆以久乾土硬而不可種自此不雨則來年麩麥將  
未可望小民艱食或有攜妻子赴井同死者或有聚衆  
強糴而相殺傷者或有逢縣尉而持刃拒抗致憲司傳  
以為賊而出兵掩捕者前月提舉官吏俟入饒州界親

見流民襁負係道俟恨無以留之今去者紛紛至於卒  
歲將十室九空何以為邦自來水旱未嘗早晚絕粒所  
闕廩食不過開歲數月饒州去秋已小歉今年早禾不  
獲自季夏而食闕若秋冬之交有雨澤有人力可以藝  
麥逆數或熟尚有七八月期士民上戶鮮有隔年之儲  
猶無以自贍其家故耕夫轉徙所不遑恤率是交還牛  
犁泣辭而後去所留牛犢無水可飲無稈可積不保其  
存也田家營穀作種尚且艱難若人牛又闕則向去春

耕益為可慮蓋今歲之旱起于饒州若池之建德東流  
與饒境相接者亦薄旱饒之德興浮梁安仁數村與徽  
信相接者則微有所收江東之旱惟饒與南康兩郡出  
境則江洪以往亦旱也父老七十歲者云自歷年以來  
所未嘗見今州縣若不免租則有田者無以輸納若放  
苗不收則州縣何以給遣竊聞饒州有前年椿留米三  
萬石已借充官兵月糧所餘止有萬石朝廷捐以與之  
不過可支一月見在常平義倉二萬餘石併得去年儲

粟賑贍尚不能足蓋六邑窮民有藉於官者二十萬戶  
且約一家三口家得石粟僅能飽其一月之腹爾儻官  
無餘粟野有餓殍歸之天災無可柰何可也不得已有  
秩者暫閤奉稍亦可也饑餓之民散而之四方不至聚  
而掠奪為盜幸也數千營卒一月無糧其肯俛首餒死  
乎臣區區過計非私於鄉邦而然也恐它日重貽肝食  
之憂故且述凶歉之實以聞不敢妄及臆說伏望聖慈  
察其心而信其言拯其災而弭其患臣不勝戰汗待罪



之至

李光進姚崇言按察使故事論卹民狀曰臣竊謂方今之患莫甚於州縣之吏蓋公廉之士多不見容而臧貪者或得幸免百姓受弊有不可勝言者廟堂之上欲盡擇刺史縣令誠如姚崇之言而遣使按察尚未必能盡稱其職而觀望迎合雷同欺罔者必衆故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蓋言壅隔之禍深也慶歷間歲適旱蝗右司諫范仲淹因間見仁宗曰宮掖

半日不食當有病者今數路艱食安可不遣使者勞來  
安養之於是命仲淹為江淮體究安撫所至除淫祠賑  
乏絕民有食烏昧草者擷之以進臣伏聞江西湖南因  
去秋旱荒民多流丐伏望聖慈哀憫兩路生靈選擇臺  
諫公忠諒直之臣通民情曉吏治者以安撫為名舉行  
近降詔書察郡縣貪苛之吏以賑救之庶幾陛下德意  
志慮孚於四方而失業之民受其實惠不勝幸甚

孝宗乾道間兵部侍郎胡銓上疏曰臣聞春秋傳曰救

災卹鄰道也行道有福又曰是宜為君有卹民之心陛下勤卹民隱若保赤子近緣江浙水旱詔令為濟饑而下者十常七八監司郡守為濟饑而行者踵相躡也比詔州縣修築圩田又遣使覈實誠懼官吏徒為虛文而實惠不下究陛下卹民之心可謂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而臣猶欲極竭芻蕘之慮以為陛下獻者誠欲效涓埃於崇深可笑不自量也謹案國朝故事濟饑之說有三糴常平米一也截撥本路上供及寬減本路上供

斛斛二也給賜度牒三也元祐五年浙西災傷自正月開倉糶常平米臨安倚郭兩縣日糶千石外七縣大縣日糶百石小縣日糶五十石計日糶五百餘石自二月至六月終民無流殍此濟饑之一術也是年十一月中首發德音截撥本路上供二十萬石賑濟又於十二月寬減漕司四年上供額斛三分之一為米五十餘萬斛命下之日所至懽呼此又濟饑之一術也蘇軾知杭州日乞給降度牒二百道召募蘇湖常秀人戶於本州闕

米縣分入中斛斛以優價入中減價出賣又元祐五年  
賜浙西度牒三百道以助賑濟而一路帖然此又濟饑  
之一術也是三者皆今日之急務然常平之米已不多  
而截撥寬減之說恐難卒行惟給降空名度牒惠而不  
費臣愚欲望聖慈特賜給降付逐路轉運提刑安撫司  
分擘與災傷州軍仍須叅州郡大小戶口衆寡及災傷  
分數品配合得道數依公分擘庶幾實惠及民老弱轉  
于溝壑者無不被堯舜之澤矣臣復契勘熙寧中兩浙

饑饉是時米斛二百人死大半父老至今言之酸鼻今來行在米斛已及數百日長駸駸深可憂慮臣愚受知之深且久素餐無補若不盡言臣之罪大矣

銓又上疏曰臣准御史臺牒契勘今年十月一日視朝月分依條轉對檢准續降指揮合前一日赴閣門投進文書臣仰惟聖學高妙睿智淵微負出千古猶海嶽崇深而欲以涓埃益之多見其不知量也然臣猶諄諄不已者事陛下首尾九年竊知陛下海嶽之量不拒涓埃

之徵也是敢極竭芻芻之慮仰瀆天聰惟聖神少加採  
納臣聞周易既濟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晁錯  
亦云堯湯不免水旱然民無捐瘠者備先具也蓋防患  
救荒尤不可不豫備謹案本朝會要太宗嘗語宰臣國  
家儲蓄最是急務蓋以備凶年救人命昨者江南數州  
徼有災旱朕聞之急遣使往彼分路賑貸果聞不至流  
亡然則太宗皇帝誠得豫備之深意熙寧間浙西災傷  
而沈起張靚不先事奏聞朝廷是不遵太宗之制也元

祐間浙西災傷而蘇軾先事奏乞處置是能遵太宗之制也竊原熙寧旱荒之初縣官立賞閉糴豪戶爭相儲粟饑民難食方截浙西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散糜給米家至戶到終不能活垂死之民道殣者至五十餘萬人此不遵太宗豫備之制故雖耗費倉實而無惠民之實元祐災傷之初猶熙寧也四年之冬首發詔書撥浙西上供斛斗二十萬石賑濟又減本路漕計五十餘萬斛盡用糴本錢買上供銀絹官既住糴穀直頓減遂



無一人轉溝壑者此蓋能遵太宗豫備之制故雖不耗費倉實而惠民之實廣矣恭惟皇帝陛下作民父母愛之如子知民疾苦視之如傷豈惜耗費而不恤民哉而臣戇愚淺見惟知民命為重耗費為輕正猶豪民殖產愛惜耕戶本圖牟利非曰愛農然而一有饑荒必須蠲逋已責假貸種贍惟恐耕戶逃亡所費小而所失大也今歲諸路或旱或水方秋成之際米已翔貴日甚一日來春糴食灼然可知儻不先事而圖則乙酉流離之患

臣恐不免臣昨在田野竊聞乙酉之歲北關門外民戶  
流移疾疫五萬餘人以一門外計之則諸門可見是時  
四方客旅斗米博一婦女半斗易一小兒左右前後之  
人不以實告致仁聖之澤不被於死徙之民非陛下不  
卹民也此亦當時謀國者不能先事而圖之過也伏望  
聖慈行下諸路帥漕提刑提舉守令及總領司都大發  
運司疾速相度準備來年賑濟米斛以遵太宗豫備之  
制以元祐五年為準不至如熙寧後時之患則生靈受

實惠莫不被堯舜之澤矣切緣今來已入冬孟去來年青黃不交之際無幾比及相度往復取旨深恐無及於事伏乞睿斷速賜指揮臣屢蒙獎諭謂臣直諒遂敢冒貢愫幅上瀆天威臣無任戰栗待罪之至

貼黃臣伏見陛下復置都大發運司本以裕民而愚民無知百端扇惑或謂發運司錄奪客旅販糶舟船或謂賤價和糶是致所在豪民毀船藏穀不肯販糶甚乖行旅願出於塗之義伏望聖慈特詔發

運司多出文榜曉諭民間明言本司即不曾賤價  
和糴亦不曾錄奪舟船庶幾客旅流通米價自賤  
如此則斯民無不被仁聖之澤天下幸甚

孝宗時知南康軍朱熹上奏曰臣輒有愚見上瀆聖聰  
臣竊見本軍去年大旱田畝不收幸蒙聖恩減放秋苗  
倚閣夏稅而又申詔有司發廩勸分前後丁寧勤懇  
懇凡所以加惠於無告之窮民者至深至厚以故今歲  
開春以來及今已是七十餘日而閭里細民幸不至於

大段闕食又幸目今雨澤以時原野漸潤竊料不過四  
五十日則二麥可收又四五十日則早稻相繼決不至  
於復有流離捐瘠之禍以勤陛下宵旰之憂矣然臣竊  
以為揅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  
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時湯  
劑砭灸固不可以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之間  
所以將護節宣小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  
可以不深畏也今者饑餓之民雖得蒙被聖恩以幸免

於死亡然亦類皆鳩形鵠面繭然無異於大病之新起  
若有司加意撫綏寬其財力則一二年間筋骸氣血庶  
幾可復其舊若遂以為既愈而不復致其調攝之功但  
見其尚能耕墾田疇撐拄門戶而遽欲責以累年之逋  
負與夫去歲倚閣之官物則是人者其必無全理矣竊  
聞乾道七年之旱夏稅秋苗亦皆嘗蒙聖恩矣而流殍  
甚衆迄今不復者正以次年帶納前料稅物者迫之也  
然考其實所謂帶納者初未嘗大段有人納到以佐有

司用度之闕而姦胥猾吏得以並緣搔擾則其害有不  
可勝言者其後淳熙元年九月四日乃以洊饑始蒙蠲  
放則三年之間所失已多而無及於事矣今舊逋未除  
新稅將起斯人懍懍已有狼顧之憂臣愚欲望陛下赦  
臣之罪察臣之言亟詔有司凡去年被災之郡盡今年  
毋得催理積年舊欠及將去年倚閣夏稅悉與蠲放其  
上二等入戶當此凶年細民所從仰食其間亦有出粟  
減價賑糶而不及賞格者欲望聖慈普加恩施許將去

年殘欠夏稅多作料數逐年帶納則覆載之間幅負之內當此災旱之餘無有一夫一婦不被堯舜之澤矣臣愚賤疎遠不當妄有陳奏實以誤膺委寄職在牧民竊於詔令之間有以仰窺陛下子愛黎元之心有加無已大懼無以仰稱萬分是以不敢不盡其愚冒瀆天威臣無任恐懼顛越之至

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上奏曰臣疎繆不才遠跡林野陛下過聽畀以郡符已試罔功復叨使指誤恩橫



被又忝職名方具辭免之間忽於九月二十二日恭被  
改除之命揣分量力尤所不堪本欲控陳懇避之誠庶  
安愚賤之迹而是時已聞本路紹興府衢婺州水旱饑  
荒上軫宸慮竊恐遷延或致誤事遂已即日拜命具狀  
申省乞許奏對至十月二十八日方准省劄恭奉聖旨  
令臣疾速奏事前去之任臣聞命震惕不敢稽留即於  
今月二日襆被上道至十一日始入本路衢州界問得  
本州災傷常山江山開化三縣為甚而西安龍游次之

其婺州紹興府則所傳又非衢州之比臣不勝恐懼遂  
自衢州乘舟取疾以來及節次於本司及被災州縣會  
到已行事件乃聞陛下間嘗親御翰墨戒飭帥臣詞旨  
深切聞者感涕而前後撥賜米斛又已二十有餘萬矣  
仰見聖心懇惻急於救民而於軍國之儲無所愛惜至  
於如此甚大惠也臣猥蒙任使自惟疎拙大懼不能有  
以出斯人於溝壑仰副陛下焦勞之意今有管見合行  
申請須至畫一奏聞者

一救荒之務檢放為先行之及早則民知有所恃賴未便逃移放之稍寬則民間留得未米未便闕乏然而州郡多是吝惜財計不以愛民為念故所差官承望風指已是不敢從實檢定分數及至申到帳狀州郡又加裁減不肯依數分明除放又早田收割日久檢踏後時致有無根查者乃是州郡差官遲緩之罪而檢官反謂人戶違法不為檢定其有檢定申到者州郡亦不為蠲放就中下戶所放

不多尤被其害訪聞本路州縣亦有似此去處欲乞候臣將來到任廣行詢究更與從實蠲減

一伏覩近降指揮旱傷州縣上戶賑糶止令勸諭毋得科抑仰見聖明深察物情恤貧安富兩得其所然竊恐官吏被此指揮之後其間或有便文自營之人必將泛然不以勸諭為意而上戶亦有詞說難以勸諭官司米斛不多將來無以接續其害又有不可勝言者欲乞且令州縣將來勸諭者權以

去年認數為約已勸諭者權據見認之數為準多方詢訪加意考核不得比同尋常報應空文須管究心體訪得其實數其實不能及數者更與量減實可更多出者則與量添具有鹵莽滅裂徒為煩擾去處將來本司覺察得知具名聞奏庶幾所認之數必得其平而無科抑之患矣

一應募獻米合格推賞之人多被官吏邀阻乞覓聞有至今未推賞者近雖已蒙立法約束更乞明詔

戶部先具見令奏到以未推賞名件進呈將未推  
賞人日下推賞行下諸路州縣有未申奏者限一  
月內並到如違許被抑人進狀陳訴重作行遣又  
上戶已經去年獻助今年所蓄想已不多若必依  
舊格方得推賞則恐無復及格之人可以獻助欲  
乞檢會淳熙元年三月二十四日勅戶部勘當到  
點檢台州措置賑濟官耿延年所申浙東路賑濟  
賑糶依湖南江西米數減半紐計推賞指揮

謂如

四千石合補承信郎今減作二千石之類申明行

下庶幾應募者衆得濟饑民仍勒所司立定保明  
狀式及令逐處官司承受應募理賞詞狀文帖並  
要當日行遣如將來依式奏到省部却稱文字不  
圓及諸處故違程限者官員重加降責人吏並行  
決配庶幾富者樂輸貧者得食實為兩便

一伏覩今歲紹興府已蒙聖慈撥賜米斛十七萬石  
訪聞昨來本府抄劄饑民戶口若自十一月至來

年三月約用米八十萬石方可足用其間固不能  
無冒濫虛數今來本府節次刪減未知將來定作  
多少戶口計度但今所有米數及糴米錢姑以元  
抄割數計之不過得四分之一況又州府見闕軍  
儲竊慮不免却將撥賜米斛暗行借兌則所得糴  
濟米數愈見不多若州府只據見米指定人口抄  
割糴濟則所及不廣必致人戶流離餓殍上勞聖  
慮又臣經由衢州見得本州旱損雖云不及紹興



府發州兩州然其處水路淺澁冬月尤甚運載錢  
米極為艱難本州雖已差官往浙西收糴然糴本  
至少所得不多而所費水脚已不貲矣臣今來欲  
望聖慈更撥賜豐儲倉米三十萬石應副紹興府  
三萬石應副衢州如無見管米斛即計目今米價  
支借內帑見錢令其趁此米價未至騰踴之間前  
去有米州郡收糴旋次般載回州其上件錢米並  
乞專責本司差委隣州官吏出納州府不得干預

庶免侵允之弊其已撥賜錢米亦乞令本司選委  
本州通判一員同共主管不得別作支用仍詔守  
臣疾速措置收糴軍糧不得誤事其婺州雖蒙撥  
賜米五萬石尚恐未足賑濟却候臣親到本州相  
度會計別具奏聞

貼黃臣竊聞陛下節儉憂勤規恢遠略內庫所積錢  
帛甚多今既天時未順未可興師而近甸饑荒至  
於如此伏願聖慈權其輕重特賜借撥

一據紹興府申到撥下諸縣米數總計二十一萬二千餘石除嵎縣六萬八千餘石係排日糶濟外餘縣十四萬三千餘石係間日糶濟竊恐饑民一日止得半升之米不能存活今欲依嵎縣例排日糶濟即合更用十四萬三千餘石又聞官吏抄剗不無漏落又慮流民却回復業兼數內所稱摺運乃是三摺之數將來米價日增及有往來腳費風波滯留不無欠折又本府民貧勸諭所得恐亦不多

須更備米十五六萬石準備漆貼所以約計乞米三十萬石如蒙撥賜今亦未敢盡數般取如是發來糶濟不盡却行回納伏乞睿照

一諸郡荒歉人戶日有流移一切官物不堪催理其紹興府人戶夏稅已蒙聖慈等第免閣住催唯衢婺州當來失於申奏致人戶未蒙依例推恩而戶部漕司催督州郡亦如平日州郡無所從出其勢必取於縣縣無所從出則人戶必有受其弊者甚

失聖主惻怛哀憐之意然計戶部漕司所催必是  
指定支遣之數有不得已者其勢又不容直行  
禁止欲乞朝廷取會戶部漕司合得諸州解發錢  
帛之數且於內庫支撥應副而詔戶部漕司被災  
州縣所欠新舊官物並且住催直至明年蠶麥熟  
後却將舊欠逐旋催理寬作料次撥還內庫決然  
不至敢有欠闕其戶名下新舊上供官物亦乞  
明詔州縣未得催理其紹興府雖已有前件住催

指揮竊恐州縣奉行不虔及將今年檢放外殘零  
苗米催督嚴峻亦乞聖慈更賜戒約令其寬限人

戶輸納

貼黃臣續訪聞紹興府雖蒙指揮住催官物而春夏  
之間官吏多已先期催足民戶實未盡霑聖恩今  
體問得本府人戶合納丁鹽錢丁身折帛絹折帛  
綿本色絹本色綿五項不以有無產業物力一丁  
並納九百餘錢來春即便起催饑餓之餘實難供

納臣愚欲望聖慈將來年合納錢數預行蠲放庶  
幾官吏無以作弊下戶實被聖恩有以慰安民心  
感召和氣

一今年旱地廣濶只有湖南二廣及浙西兩三郡豐  
熟而廣東海路至浙東為近臣昨受命之初訪聞  
彼處米價大段低平即嘗印榜遣人散於福建廣  
東兩路沿海去處招邀米客許其約束稅務不得  
妄收力勝雜物稅錢到日只依市價出糶更不裁

減如有不售者官為依價收糴自此向後必多有  
人興販前來但臣元榜約束本路州縣稅場不得  
妄有邀阻收稅及力勝一節更乞聖慈申嚴行下  
有違戾者官吏並比見行條法各加一等坐罪至  
來年六月却依舊法其收糴本錢乞許行下本路  
沿海州軍將今年糴過米錢及兌那諸色窠名支  
撥充應庶幾不失信於客人向後易為招誘如或  
更蒙朝廷量立賞格召人興販行下諸路曉示勸



誘仍先降空名付身數十道付本司俟有上件販  
到米斛之人即與書填給付蓋緣客人糶貨了畢  
便欲歸回元處不能等候即與土居上戶不同伏  
乞聖察

一救荒之政著於令甲及近年節次指揮雖已詳悉  
然而全在官吏遵奉推行然後民被實惠況今年  
游饑公私匱竭比之常歲事體不同欲乞聖慈特  
降指揮戒敕本路守令以下令其究心奉行悉意

推廣其故有違慢不虔之人俾臣奏劾一二重作  
施行以警其餘其有老病昏愚不堪驅策者亦許  
具名奏聞別與差遣却選本路官吏惻怛愛民才  
力可仗者特許不拘文法時暫差權謂如治獄捕  
盜官不許差出之類仍依富弼趙抃例選差得替  
待闕宮廟持服官員時暫管幹事畢具名申奏量  
與推賞如減磨勘陞名次之類庶幾官吏向前人  
蒙實利

熹又上延和奏劄曰臣比因講求荒政復有二事雖非今日拯救之急而實異時久遠之利不敢不言今謹別具進呈下項

一臣昨任南康軍日適值旱傷深慮檢放搔擾下戶偶有士人陳說乞將五斗以下苗米人戶免檢全放當時即與施行人以為便本路提舉常平尤袤遂以其法行之諸郡其利甚博近日經由信州則聞玉山一縣亦得檢官如此措置除上三等戶隨

分減放外下二等戶盡行蠲免通計一縣所放亦不過共成五分問之道旁居民莫不稱其平允此最為法之善者而律令未有明文又今年檢踏已畢行之不及欲乞聖慈詳酌特詔有司定著為令自今水旱約及三分以上第五等戶並免檢踏具帳先與全戶蠲放如及五分以上即并第四等戶依此施行其州縣差官後時致得旱損田苗不存根查亦乞立法坐罪其所損田即與相度地形高

低水源近遠比並鄰至分數檢放庶幾貧民永遠  
利便

一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昨  
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百石委  
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  
到元米次年夏間本府復令依舊貸與人戶冬間  
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  
年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

蠲之至今十有四年支息米造成倉廩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二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而法令無文人情難彊妄意欲乞聖慈

特依義役體例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依此置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與本鄉出等人戶主執斂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土居或寄居官負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官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即送元米還官却將息米斂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具有富家情愿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如有鄉土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為久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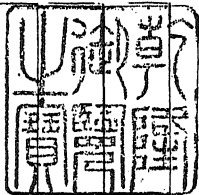
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  
搔擾此在今日言之雖無所濟於目前之急然實  
公私儲蓄預備久遠之計及今歉歲施行入必願  
從者衆其建寧府社倉見行事目謹錄一通進呈  
伏望聖慈詳察特賜施行謹具如前

熹又奏曰臣竊見浙東路和買絹萬數浩瀚而紹興府  
獨當其半舊例自物力三十八貫五百以上人戶均敷  
人戶苦於輸納多立詭戶隱寄物力以避均敷是致見



納人戶所敷愈重其間又有不該敷納田地之數官司  
不為除豁其弊非一前後臣僚申請並蒙聖慈施行而  
一時有司不能奉承德意牽於衆說未有定論臣以得  
之傳聞未知其間微細曲折不敢輒有陳請然聞一郡  
之人無不以此為病猥蒙任使不敢坐視欲望聖慈特  
降指揮許臣到官與本路帥臣監司同共相度限來年  
二月內要見定論申奏取旨從來年夏料為始革去舊  
弊庶幾饑饉餘民得安生業世世子孫沐浴仁聖之膏

澤不勝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四十六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四十七

詳校官編修<sub>臣</sub>周瓊

編修<sub>臣</sub>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sub>臣</sub>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sub>臣</sub>沈清藻

膳錄監生<sub>臣</sub>毛杞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四十七

明 楊士奇等 撰

荒政

宋孝宗時集英殿修撰帥福建趙汝愚上奏曰臣契勘  
本路八州今歲早稻多旱惟泉州為甚汀漳興化次之  
福州南劍又次之建寧邵武不至甚損臣所治福州自  
六月十六日蒙恩降香祈禱之後相繼得雨至二十七

日大雨達旦連接至七月初四日方止其時雨勢濶遠  
詢之傍郡亦皆得雨露足晚稻尚可望七分豐熟抵緣  
本路地狹人稠雖上熟之年猶仰客舟興販二廣及浙  
西米前來出糶今歲適值二廣更早米價比常年增及  
一倍以上州縣閉糶客舟至彼者皆空載而還緣此雖  
是秋成之際本州米價全不甚減泉州興化其價尤貴  
臣方欲措置差人於二浙豐熟去處博糶又聞得浙西  
日來米價亦自頓長見今疑惑未敢發遣竊恐將來本

路必至大段闕食臨時倉卒無由措辦臣愚欲望聖慈特賜指揮於沿海平江鎮江等處朝廷封樁米內支撥和糴米十萬石付泉州福興化三州賑糴內泉州福州各四萬石興化軍二萬石令逐州自備舟船前去般取依元和糴本錢價認還朝廷臣詢訪得今歲江東西大熟米價甚賤却有傷農之憂朝廷若降指揮就彼和糴必不至虧損元數委實利便

汝愚又乞選江北監司守臣接納流民耕種疏曰臣伏

覩往牒見古之人善能因事為功多致轉災為福其理非有他術亦惟所以處之之道如何耳臣比聞江浙州縣自夏秋以來水旱相繼細民逐食漸多移徙往往去向江北諸郡蓋緣其處地廣人稀尚多曠土若有土著人戶因而接納使之耕種猶不至大段失所或者日後流徙者衆而富室之力不能盡給其勢必有狼狽道路之憂陛下深軫皇慈每令所在賑給若乘此際就選本路監司守臣中有忠實堪倚信者委令踏逐係官閒屋



及寺觀屋宇權令安住外別踏逐荒閒田土及人戶請  
佃限滿未墾之田選擇利便去處措置興蓋屋宇候至  
來春給賜牛具種食計口授田使之耕種其人父母妻  
子皆是乍離南畝之人既感戴朝廷撫養之恩又深思  
一家溫飽之計必能盡力耕鑿俾無遺利其視向來屯  
田之兵老於行伍者其為勤惰蓋不侔矣待其三數年  
後家業漸成人有固志徐於農隙之際教之戰陳之法  
此即古井田唐府衛之遺制臣所患者惟患朝廷責其

速效而所付之人不能久安於彼耳誠御之以長策誘之以重賞毋憚少勞毋恤小費則事無不濟矣昔張全義為河南尹時經黃巢秦宗權之亂荆棘彌望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麾下纔百餘人四野俱無耕者全義乃於麾下選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牒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墟落中植旗張牒招懷流落勸之種藝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無嚴刑無租稅民歸之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陣以禦寇盜數年之後戶口歸復

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其勝兵者大縣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比戶皆有蓄積遂成富庶夫全義一刺史屯將皆匹夫當唐室大亂之餘集一時流散之衆猶能有所植立今以朝廷之力官吏之衆當國家無事之際而用畎畝習勞之人誠付之得其人處之盡其道而事有不濟者臣未之信也

汝愚又乞蠲放旱傷州郡夏稅身丁錢疏曰臣昨蒙聖恩令臣相度欲蠲減月椿錢或折帛錢如何得實惠及

民事臣不量淺陋已具述管見當日實封進呈訖竊聞聖意深以折帛錢祇及上戶月椿錢亦未必盡及細民以故遲遲多日未賜處分臣仰惟陛下至仁如天地恭儉如禹湯菲食卑宮薄於自奉而寬租減賦之令為民而下者殆無虛歲凡前後蠲減之數臣竊計之蓋不知其幾千萬矣方此連歲旱傷所在流徙未定誠不可不厚有施惠以慰人情若聖意終以月椿折帛為疑則莫若將今歲旱傷州郡人戶來年身丁錢絹并第四等第

五等稅戶來年諸色夏稅錢物盡數蠲放彼亡聊之民  
蒙被德澤預知嗣歲青黃未接之際免有征催自然人  
情稍安天意昭格臣區區愚慮如蒙聖明采納即乞斷  
自宸衷指揮施行

汝愚知信州又乞置社倉濟鄉民疏曰臣伏見州縣之  
間每遇水旱合行賑濟賑糶去處往往施惠止及城郭  
不及鄉村鄉村之人為生最苦有終日役役而不能致  
一錢者使幸而得錢則又一鄉之中富室無幾近者數

里遠者一二十里奔走告糴則已居後於是老稚愁嘆  
始有避荒就熟輕去鄉井之意其間彊有力者又不肯  
坐受其弊剗攘標竊無所不至以陷於非辜城郭之人  
率不致此故臣嘗謂城郭之患輕而易見鄉村之害重  
而難知然而求所以施行之策則亦不過勸諭上戶廣  
行出糴轉移常平義倉之米以賑之而已夫勸諭上戶  
殆成虛文轉移米斛復多欺弊臣愚欲望聖慈遠采隋  
唐社倉之制而去其損耗之絕之弊明詔有司將逐州

每年合納義倉米斛除五分依見行條法隨正稅就州縣送納外將五分於逐鄉置廩每歲輪差上戶兩名充社司掌管受納委本縣丞檢察其欺弊不如法者正治之使幸得連歲豐稔所在稍有儲蓄則鄉里晏然若有所恃雖遇歉歲姦軌之心無自生矣如以臣言可採即乞指揮行下本司及本路常平司同共措置先次施行汝愚又陳荒政五事疏曰臣伏觀今歲夏秋以來雨澤不繼傳聞近自淮浙遠及江湖皆有旱傷去處陛下夙

宵軫念當宁懷憂惻怛之情屢形於溫詔焦勞之意備見於玉容始則齋戒潔誠祈禱備至繼又緩刑舍禁寬縱為多至於務穡薄征勸分發廩凡所以敬天保民弭災救患之術無不盡舉臣智識短拙何補涓埃獨念蒙被深恩備負列位義當殫竭思慮少報聖聰是以不揆狂愚輒陳管見五事其一欲盡取見諸路豐歉次第其二審知所在人材其三條具諸路事宜其四酌量事體輕重其五申嚴義倉之法其間雖有朝廷已行而未盡



者臣亦不避煩瀆輒申述奏陳惟陛下裁擇幸甚

其一欲盡取見諸路豐歉次第者臣伏見已降指揮  
令浙西諸州軍守臣各將所管諸縣疾速委官檢  
踏目今旱傷并得熟分數逐鄉從實開具申尚書  
省甚大惠也然猶未及浙東江東西湖南北及兩  
淮州郡者蓋緣所在監司守臣人人各懷意見未  
必能盡實申奏致誤朝廷行遣陛下觀此意趣豈  
能克已為人誠恐檢踏之官又皆觀望鹵莽兼慮

遷延日月致失朝廷事宜欲望特降指揮委逐路  
監司各具諸州大約豐歉分數諸州守臣各具諸  
縣大約豐歉分數並限三日申尚書省朝廷便可  
互相參考冀得其真若身為監司而不知諸州為  
守臣而不知諸縣致所申或有大段不同去處亦  
可委官體訪別議責罰庶幾人人務實緩急不致  
誤事

其二審知所在人材者大抵講行荒政全在得人苟

任得其人則必能仰體朝廷之意每事隨宜措畫  
表裏相應不至乖踈苟任非其人則朝廷雖有良  
法美意勤勤而督訓之然或心志不同或才力有  
限亦鮮有不敗事者矣臣伏觀近制已委諸路監  
司體察守令之不堪倚仗者至於監司一路之責  
所係尤重今賑發常平義倉正隸提舉司計度財  
賦正隸轉運司盜賊刑獄事皆屬帥憲二司在於  
今日尤須謹擇若旱傷有分數稍重路分欲乞朝

廷選委帥臣監司中有才望者專一措置施行

其三條具諸路事宜者蓋緣所在山川風土各自不同若是州縣瀕水去處便可招接商旅措置舟船隨遠近糶糴猶易為力至有州縣鎮寨僻在一隅舟船不通商旅不至即須令本州措置及今未納秋苗之際先次約度合用賑濟賑糶米數從便兌撥苗米就本處委官送納準備將來賑濟賑糶却以本州常平米數撥還方為利便其次諸州或可

用會子或可用金銀或可用度牒或可用鹽引如此等類其事多端在於朝廷實難踰度乞令監司守貳各具逐州事宜朝廷斟酌重輕即可次第酬報非惟畢竭羣慮周盡事情亦可詢事考言觀其能否

其四酌量事體輕重者蓋謂朝廷德意誠厚特不可以泛而行之謂如檢會乾道七年立定賞格富室上戶如有賑濟饑民之人許給降付身補授名目

緣所在豐歉各異米價貴賤不同若使泛然補官却恐益至冗濫欲候取到諸州豐歉分數須旱傷及五分以上方許依格補官其次者欲斟量重輕廣與支降會子令本州縣作糴本賑濟如格目內獻米四千石補承信郎米每石以會子二貫準之計價錢八千貫若支降會子八十萬貫可省承信郎百員夫製造會子在朝廷初無甚難若吏負猥多於國家重有利害又所在椿積米斛有久年陳

腐者若常歲豐登人無所用值茲歉歲猶可充饑  
並當裁損舊資及時變糶此皆化無用為有用以  
虛券易冗負在於聖明必能洞曉

其五申明義倉之法者蓋義倉之法本起民間止緣  
人心不齊送納艱阻遂致歷代權制悉令收斂在  
官其實取之於民特為聚之倉廩耳此不可與常  
賦等也故本朝常平免役令諸義倉計夏秋正稅  
每一斗別納五合

應豐熟計一縣九  
分以上即納一升今州縣之間

不問豐歉每正稅一斗並納一升又令即本戶放  
稅二分以上及孤貧不濟者免納謂如本戶正稅  
額管十石若放稅及二石以上即其餘八石並合  
免納今州縣之間雖有減放猶計餘數催取實非  
立法本意方此百姓饑儉猶欲仰食縣官豈可遽  
法征催置之虛廩欲望申明法禁咸使聞知庶能  
感召至和允答天意臣所言踈淺心實勤拳仰祈  
聖聰俯垂采納臣無任惶懼隕越之至



汝愚又奏綿竹什邡二縣饑民賑濟疏曰臣契勘去年成都潼川利州三路緣秋雨過多間有損傷去處然亦不至甚害臣不住行下逐路監司隨宜措置賑糶已於正月十六日附遞奏聞去訖臣近詢訪得成都潼川兩路諸州日來米價不至踴貴但與常年相似積蓄之家尚患有米無處發泄亦非是無米出糶只緣是數年以來民力窮困米價雖賤亦無錢可糶故所在細民皆有饑窘之色若官司一例普行賑濟非惟州縣力有不及

兼蜀中風俗易動難安一聞某處賑濟便至千百為羣  
輕棄家業將口就食或官司奉行無法往往所利不償  
所害若欲只令減價賑糶又恐如前所云米價雖賤細  
民無錢可以得食故臣不敢立為定說只今逐州逐縣  
各看事體如何隨宜措置近聞得漢州綿竹縣自正月  
末間先行賑濟本縣初不曾抄劄戶數出給牌歷但就  
一僧寺中同衆鄉官造飯給散緣此四遠之人扶老攜  
幼皆來就食旬日之間至萬餘人本縣却憂無米可繼

遂乞於附近州縣同行賑濟貴得稍分其衆旬日之間  
什邡一縣所聚又二萬人臣恐其聚集不已別致生事  
已選委成都通判馮興祖漢州通判郭德祖逐急權借  
本府常平錢一萬貫分詣兩縣措置各逐鄉分差官置  
場務要分散其衆勿令羣聚生事并再行下諸州委自  
知州通判多方措置賑濟賑糶去訖臣伏念西蜀細民  
貧困已甚去秋禾稼微有傷損便至羣起紛紛如此萬  
一有方數百里水旱其事勢復當如何臣聞戊子年數

郡饑民同日俱起不約而同蓋其困窮非一日也臣愚私心不勝憂懼謂不可不使朝廷知之謹具奏聞

知建康府洪遵上奏曰臣竊見今歲淫雨為災江東西多被其害聖心焦勞哀矜惻怛之意溢於詔旨以至賑濟米斛給借種本甚大惠也臣兩蒙宣問已節次具奏訖臣體訪太平州官私圩垸三數百所渰浸十之七八比之諸州受惠最酷故雖未雨之前蠶麥收成今茲室廬貲產蕩然一空扶老攜幼轉而之淮上者比比皆是

州郡存恤甚至而緡粒有限催科及時其人不惟餬口之迫且無以輸官自非急行蠲放稅賦未易安集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檢照隆興二年乾道四年體例行下轉運司委清强官前去被水縣分檢視衝破圩岸全行損壞去處若干頃畝將第三等人戶夏稅和買倚閣一半第四第五等人戶全行倚閣候豐歲帶納庶幾流民間之不致它徙自餘州縣被水尤甚者令逐州守臣覈實申奏特與蠲減施行臣備數一路不敢不以聞惟陛下

裁幸

遵又上奏曰臣今月十日恭准御前金字牌降下宸翰  
本路旱傷民有棄擲童幼於道令逐州守臣措置收養  
支過錢米當從御前給降惻怛之辭亡慮百數仰見陛  
下視民如傷如是切至臣遵依聖訓即已施行訖臣濫  
膺閭寄屢以管下旱災塵瀆天聽恭惟陛下軫念民瘼  
朝奏夕行支撥米斛兩郡所得踰二十萬甚大惠也惟  
是亢旱非常二稻掃地土堅於石間有微雨僅可灑塵

不能滋潤來甦又復可慮千里赤地十室九空七十之  
老以謂平生所未嘗見上戶粗支目前無以善後中下  
之家甚者或易子而食或赴井而死誠可矜憫臣竊見  
建康寧國太平廣德去歲水潦蒙朝廷將三等以上夏  
稅倚閣一半第四第五等全行倚閣自非陛下博施實  
惠則四郡之民已填溝壑矣臣契勘饒州南康之旱被  
害尤酷殆非四郡水災之比今降指揮第五等人戶夏  
稅倚閣五分所謂第五等流離餓莩之餘存者亡幾臣

愚欲望睿慈特降處分檢乾道六年十月十二日倚閣  
四郡夏稅指揮行下庶幾兩郡數十萬生靈蒙被大賜  
不勝幸甚臣疊冒冕旒無任惶懼激切之至

遵又乞倚閣饒州南康軍夏稅劄子曰臣等伏見建康  
府寧國府太平州廣德軍去年水潦陛下惻怛愛民將  
上三等夏稅權行倚閣一半四等五等全與倚閣四郡  
之民賴以存活甚大惠也契勘本路管下饒州南康軍  
今年旱暵最甚民間合納夏稅物帛并折帛錢今春雖



稍得蠶未織造間遇早乏食往往將絲逐急變賣州縣催科由此費力然上供之數不敢稽違不免嚴督上戶今來上限所催猶且未足其下限一半並係下戶合納目今闕食全賴官中賑給豈復更有輸官況旱暵水潦事體一同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饒州南康軍將今年夏稅物帛并折帛錢起發上限一半其下限合起一半權行倚閣候將來豐熟作兩年帶納庶幾貧下之戶不至重困

遵又奏饒州南康軍旱災劄子曰臣契勘管下饒州南康軍今歲旱災非常早種不入土晚禾枯槁自六月中村民已食野菜草木目今米價雖未騰踴兩郡饑民或有相聚為盜臣已於八月四日十日具奏訖竊見江西湖南間有旱傷去處已蒙朝廷指揮審量守令并委帥司監司勸誘米斛等第推恩今來本路未蒙行下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檢照江西湖南已行體例以憑遵依施行

遵又上奏曰臣仰惟陛下近以甘雨愆期側躬損膳憂勤形於玉色精誠上通霈澤響應臣因奏饒州南康軍大旱面奉聖訓以謂比來亢旱夜不安寢仰見陛下拳拳愛民如是切至今歲江東大稔惟此兩郡接連江西旱災尤甚人民流離或相聚剽掠州郡不即奏聞臣竊見去歲江西旱潦自非陛下軫念民瘼移粟他邦則兩路之民已填溝壑矣臣已別具奏乞將本路見管常平米寬數撥下兩州接續賑糶并乞檢照江西湖南審量

守令勸誘米斛指揮行下欲望聖慈早賜處分

遵又奏張運助饒州賑濟劄子曰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檢坐湖南江西路勸誘上戶出米賑濟賑糶賞格劄下本司照會遵守施行臣仰體聖意即行印榜四百道曉諭及下饒州南康軍督責守令務在實惠及民今據知饒州何伯謹申承左通議大夫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運劄子情願自備人船裝載米二千碩赴州倉送納以助賑濟本州見行措置分撥諸

縣訖臣竊詳張運以待從之舊獨能為國敦尚義風為  
諸路倡誠可旌賞況積粟之家所在不乏使人人如運  
所為則饑民不至轉於溝壑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  
量與推恩庶幾有以激厲實荒政之一助也

遵又奏收養童幼劄子曰臣近准御前金字牌遞到御  
寶封降下御筆聞本路旱傷民多艱食有棄擲童幼於  
道路者深為惻然可令逐州守臣措置於穩便處收養  
無使凍餒候至來歲食新以歸其父母自十月為始奉

行將收養過人數及支用過錢米逐月從實奏聞當從御前給降本路監司常切按行覺察無得減裂徒為文具付江東帥臣監司臣已即時恭依聖訓關牒本路監司并早傷州軍守臣奉行外臣謹具已行事件如後

一收養童幼專委知縣及巡尉蓋知縣之職於民尤親巡尉日以警捕為事道路村野之間無所不歷或有棄擲童幼皆耳目之所聞見庶幾收養無遺一童幼中有自能飲食者責付寺觀收養官給錢米

住持知事旬具養過人數及有無病患申官遇有疾患官給之藥遇有死亡官給材木埋瘞

一小兒尚在乳哺者在城委都監城外委巡尉體探弓手及軍伍有乳之家責令收養官給錢米都監巡尉旬具養過人數及有無疾病申所屬病者從官給藥死者官給材木埋瘞

遵又奏乞借樁管錢收糴浙西米劄子曰臣照會建康府管下常歲上江米船蔽江而下本路之所仰給今緣

江西荒旱商旅止就建康府興販加之轉運司照年例和糴必致踴貴臣竊聞浙西大稔官司又不曾拋降和糴萬一失時富家射利儲蓄米斛將來雖欲收糴亦不可得臣區區愚見欲就十月初委官往浙西以來收糴一二十萬斛以為來春之備庶幾可以少抑米價兼接濟饒州南康軍賑糴欲望睿慈許臣椿積錢內時暫借撥三五十萬貫應副收糴春初照數依舊椿管不敢分文虧少



遵知太平州奏乞借江西米劄子曰臣契勘本州今歲  
災傷甚於旁郡臣自到任講求荒政惟恐不至比以官  
圩興工兩縣所役二萬夫日給錢米民賴以濟今來修  
圩已畢緣河流日涸舟船艱阻商人覬望增價本州賑  
糶常平米今已數月加以修圩之費所餘至少臣雖差  
官前去江西告糶未到竊慮來年艱食設或一日住糶  
愈見翔踊兼鄰近寧國池徽州廣德軍皆係旱潦去處  
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於江西椿積米逐州量撥三二萬

斛接濟出糶令項椿管價錢候秋成收糶填還於國無損於民有利官米雖未即來庶幾商人聞知以為朝廷支撥米斛不致深藏固惜以須重價實為數郡之幸冒犯天聽不勝激切俟命之至

知長沙王師愈論和糶之弊疏曰臣竊見和糶之法本欲利民而足用湖南行之乃大不然其名則美其實則重為民害始也無見錢以為糶本或給官告度牒或給三合同關子或給乳香茶引令州縣變轉現錢不免強

敷之於民甚者撥有名不可催之積欠從而追擾其為害一也次則以本錢不足或低估價直或多量升斗出納之際加以官吏欺弊其為害二也終則裝發綱運雇船水脚之費無所支破又從而取之於民若運至荆襄間汴流而上江路遼遠水淺灘多動經年歲所費又倍之其為害三也是故民之所憂者水旱所喜者豐年今則豐年之憂乃甚於水旱以三害若此耳臣又聞每歲諸路漕運自可足一歲之用只陷折至百餘萬石遂和

糴以補其缺誠能措置漕運不致陷折雖免和糴可也縱不能全免或不得已而為之明撥本錢及支破起綱之費庶幾事舉而民不被害惟陛下留神幸甚

師愈為江東轉運使借米賑濟劄子曰昨奉御筆令預講揀荒之政已恭依具奏仰惟宸心憂民切至臣等敢不上體聖訓蚤夜講求如薄刑緩征已責勸分凡寬恤之事各已次第施行外竊謂揀荒之政雖有珠玉金銀不能療饑其所急者莫急於食遂多出文牒招誘客旅

於有米之地廣行興販前來出糶嚴戒場務不許作名  
目收稅苛留緣地里遙遠米未可卒至其價日增不得  
不慮抑嘗詢究往年一州旱則取給於鄰州一路旱則  
取給於鄰路故易以辦集竊聞今年之旱稍廣大江東  
西至於荆襄淮甸亦多不熟雖招誘客販遣官收糶政  
恐米亦艱得未可指準臣等竊見從來饑饉之歲人情  
易得皇皇若所在縣鎮鄉村有米可糶人心自安若無  
告糶之處往往便扶攜妻子就食他鄉此不可不預有

以安之臣等相度若候諸處興販收糴到來亦須是一  
兩月之外況有無未可知流民一散收之則難臣等切  
見朝廷見椿積在建康府太平饒信州等處米斛無慮  
百七八十餘萬碩穀五十餘萬碩而常平義倉不在此  
數其間亦有七八年前所積之米恐易得腐壞累蒙朝  
廷指揮令以新易陳臣等今來欲乞存留見米一百萬  
碩穀二十萬碩以備總領所逐月支遣兩司官兵可准  
一年之數餘外有米穀欲望聖慈許臣等允借米三十

萬碩穀二十萬碩通融就便分散諸州縣量旱傷輕重  
隨多寡賑糶先次散榜曉示令人戶通知又從而發常  
平米以賑濟之如此則民心可安不至流移而鄉村豪  
富有米之家見官司賑糶賑濟徧及遠近決不至閉糶  
又客販之米或來則亦不敢乘時要索高價如此庶幾  
民不艱食全活者必衆此誠莫大之實惠所糶到價錢  
臣等自當認數收簇寄納樁積庫才候來年稍熟便行  
收糶補還以陳易新公私兩濟何以加此今來控陳似

若太早正恐往返待報動經旬月儻至急闕臨期有請  
緩不及事是用冒犯天威詳悉奏聞伏望聖慈早賜施  
行

中書舍人崔敦詩經筵附進救災五事狀曰臣備數經  
筵輪當供進故事臣謹錄太宗皇帝所以速於救災之  
事上進臣竊謂天久不雨今雖未見災傷的實臣先事  
而言有當早正而亟行者五事條列如后

一救災卹患全賴監司守臣若監司守臣不得其人



責以賑救洎至施行失序民有流殍雖行黜責已  
為無益臣愚欲乞睿慈明諭宰執深詔臺諫先次  
謹察災傷路分監司癘老庸懦及循常無才不足  
倚仗者奏聞令三省選擇易置却令諸漕臣常平  
官一面開具管下缺雨州郡守臣有無癘老庸懦  
及循常無才之人限一月各具保明聞奏取自聖  
裁施行向使監司郡守皆得其人則朝廷無所慮  
矣

一臣聞周禮荒政十有二除盜居一臣竊見諸州禁軍自來紀律廢弛往往不着營房不成行伍倉卒難集切恐一夫奮臂於市人無當者防備鎮壓慮所當先臣欲乞睿旨旱傷路分安撫司申嚴條制令諸郡盡刷禁軍自九月始逐日點集教閱至來年四月止其巡尉弓兵亦令諸州嚴行戒束不得名色占破盡數根刷各就本處逐日教閱施行一臣竊見近者朝廷第去歲救荒之賞監司守臣皆

有等差臣竊聞去歲災傷州縣官吏宣力者多今  
賞不及無以為勸臣欲乞睿旨行下諸路漕臣常  
平官及州郡將來救荒各先具逐州逐縣所差官  
吏職位姓名聞奏俟至結局並議第賞如有曠敗  
亦行責罰庶幾上下協濟保無誤事

一臣伏見在法災傷檢放及七分以上賑濟貸給具  
有成法臣竊見州郡檢放自來統以逐縣災傷紐  
筭分數然一縣壤土高下不齊此熟彼凶有至懸

絕且如一鄉災傷有及十分若使統計一縣不及七分則十分被災之鄉例與輕災鄉分一同不被厚卹今來檢放月分在近臣欲望睿旨今後紐筭災傷分數各以逐鄉為率凡及七分已上並令依條施行

一臣伏見諸路州縣有早禾得水成熟正當刈穫及有下田乘早已施布種去處可望徵稔今來車澳尤急訪聞官司驅催夏稅不知體恤輸綾則拘留

暴驟納絹則揉污退換緣此農民淹留廢業不得  
趁時了辦接濟口食臣欲望睿旨令諸路監司嚴  
行覺察按劾聞奏其四等以下零欠亦當酌量權  
行倚閣施行

叅知政事周必大論和糴疏曰臣昨聞見商量和糴行  
在約三十萬石既是地近不妨臨時降旨今偶聞米價  
日減恐目下便合施行但近緣印會子稍多止可作七  
百七十一文行用若更捐一二分見錢則所費不過一

二十萬貫而輕重相權其利極博此事臣思之甚審蓋將來有所調發不患見錢不出故也又臣每聞陛下預念年歲之豐歉雖陰陽家說亦行採訪臣未嘗不歎仰聖德孜孜民事頃刻不置非如羣臣止苟目前而忘遠慮也臣數日前因五更視月見歲星粲然於其傍考之占書亦主歲饑嘗問太史局官或云是犯或云近爾以臣觀之有德可禳聖主固已優為有備無患人事自當預計但令儲米稍廣則所謂錢物自可力致

吏部侍郎李椿奏常平義倉疏曰臣竊見義倉法自隋唐以來行之以備凶年賑給災傷下戶其利甚博其常平倉數十年來無糴本收糴徒有常平之名而無其實惟有義倉米在焉蓋本聚米於鄉村里正之家過凶歲則給散不致農民流徙建議者因里正間有侵盜遂移貯於縣倉固自難以及於鄉村人戶頃年州郡又皆令人戶赴州倉輸納苗米隨苗帶納義米遂不復及於縣民所以每遇歉歲民必流徙雖無里正侵盜之患而官

司移允侵借陳腐化為塵土災傷則惠不及民可謂因噎廢食蓋失義倉本意遠矣仰惟陛下矜恤元元一遇歲歉則勞宸慮數下詔旨勸諭賑糶存拊之意備至而州縣之間不過於州城縣郭出糶官米略能薄濟市井之人而農田之家不預況農家聚米而不得食實為未允其或煮粥給散始則稍稍贍給饑民輻輳則聚民餓死者不知其數是不得其術反致殺之尤非賑給之法今來連歲豐稔粒米狼戾不可恃以為常而不為之備



臣愚欲乞今後將隨苗義倉米止令就逐都保置倉輸  
納保正副掌管依界交割仍止令納穀庶可存留縣尉  
封廩逐季點檢遇凶歉則縣佐官量事給散申提舉司  
照會檢察設有保正副侵盜亦自可以賠償比之在州  
倉陳腐兌換艱難專糾侵移而農家不得食無以救凶  
歲事體大段不同仍免官司般運賑糶作弊農家流移  
誠為實惠今具畫一如後

一逐都保除沿邊州縣外於有人煙去處約穀之多

少以五年之數為倉廩保正副掌管聽為團倉逐年旋增置

一縣給受納隨苗義倉穀團印赤歷付逐都保正收掌受納每旬具數縣尉躬親盤量封廩

一縣別置義倉簿銷注驅催隨稅簿赴州用印

一義倉鈔二紙一鈔給入戶一鈔縣照銷簿即不得官賣鈔紙

一人戶先就本都納義倉穀請鈔連粘於苗米鈔前

送納苗米未納義倉不得交苗米

一義倉團印用至省限滿日繳申縣毀以防作弊其  
殘欠却令赴縣倉交納用縣印印鈔以別省限外  
輸納之人

一每都聽募斗子一名同保正副掌管倉穀於受納  
時聽收量穀利潤錢每斗不過三文足保正副聽  
量收利潤以為修倉費用每石不得過二十文足  
一官負季點義倉隨行公人輒有搔擾並行重錄其

縣給團印歷有取受者準此聽人戶越訴官負罰  
俸甚者委按察官奏劾

一逐都貧富不等遇歉歲隣近都分有無賑給不出  
三十里之外

一逐都置板榜於倉前約束備坐朝廷置義倉所以  
備災傷憂民之意勸諭人戶依時輸納乾好米穀  
保正副在意掌管毋或侵耗遇有災傷從實申官  
乞行量散免有流移之患務得實惠

一有未盡事理令提舉常平司條具申請施行

一義倉既有穀在鄉村所有諸州縣見在義倉米並撥充常平倉遇水旱災傷則減時價賑糶收本錢以充豐歲糶本既有糶米則常平之法不為虛文一舉而兩得之仍申嚴常平借兌之法守而勿失誠為久遠之利

唐仲友台州入奏劄子曰臣伏覩近歲屢稔而戶口日衆官用浸廣公私蓄積未至充衍年一不登民已艱食

陛下軫念元元力講仁政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小民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雖至愚願效管見竊覩近降指揮私下債負守令勸諭富室上戶更加接濟容令寬限了還如是貧乏委無從出不得因此轉利為本及非理準折亦須蠶麥成熟方可旋行理索臣謂勸諭借貸最為救荒之急此令既行為利甚博臣愚尚慮舊新債負併在蠶麥細民必困理索富民慮借者不能併還未樂借貸更宜明為期約示之必信臣聞本朝司馬光以河北

災傷條賑贍之策曰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聽其舉  
貸量出利息候豐熟日官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  
臣謂光言於今可行欲望陛下采光之策明降睿旨下  
諸路轉運司應災傷州縣並令守令勸諭富民自陳蓄  
積之數除存留其家歲計之外實餘若干以十分為率  
七分出糶三分借貸願多以分數借貸者聽本縣印給  
簿歷開坐指揮約自日下至麥熟以前節次借貸簿歷  
合用同印記簿在富民歷付借者每月取息不得過三

分其鄉例不得將舊債作新借之數其舊欠自從已降  
指揮蠶麥成熟旋行理索其新借至秋成日却據印給  
簿歷理索此後應成熟處不許富民陳乞再給簿歷自  
如常年鄉例借貸惟有災傷方可從州縣陳請舉行免  
於習常乃為良法此令惟出朝廷民無不信如蒙聖慈  
采納乞下戶部勘當疾速行下庶幾遠方之民蚤霑實  
惠不勝幸甚

蔡戡乞平糴上奏曰臣聞穀貴傷民穀賤傷農古今通



患也是故有平糴之法李悝行之於魏耿壽昌行之於漢彭果行之於唐皆因穀賤增其價而糴穀貴損其價而糴亦古今良法也粵自去歲江浙大稔斗米之直百五六十錢今浙西雨暘時若高下之田皆有豐登之望新穀既升其直愈賤老農咸謂數十年來所未嘗有古者穀賤傷農今者農末俱傷公私皆病之田家作苦十得一稔欲以輸租償債今也負擔適市人莫之顧不得已而委之僅得千錢而去一歲所入不足以紓目前之

急何暇為後日計所以粒米狼戾而不免於凍餓也米價既賤錢幣益重人所艱得何敢輕費所在客旅稀少市井蕭條工商游手之徒莫不坐困民間錢既艱得冬租縻費夏稅物帛無所從出州縣催科所以勞擾倍於常年此皆穀賤之患也夫欲利農民不若行平糴之法今秋成在即臣愚欲望睿旨行下戶部委官於蘇常湖秀四川踏逐空閒寺宇置場收糴隨市價低昂而少增之吏胥乞覓者坐以重罰米價既增又無它費利之所

在不憚遠近自當連檣而至所糴既多可以代江湖上供之數却截留綱運於沿江州軍樁管以為邊備不唯民力裕邊備足它日萬一有歉歲損價而糴亦可以濟饑民補國用也

光宗時蔡戡乞賑濟上奏曰臣竊見八月十日以後連夕大雨本府管下天目諸山洪水暴發餘杭臨安新城被害最酷富陽於潛錢塘次之餘波及於鹽官仁和小則渰浸田畝大則漂蕩廬舍甚則喪失軀命且以六縣

言之溺死者千人被害者五萬餘家旬日之後水勢方退禾稻渰沒根株腐爛秋成既已失望饑民無所得食雖蒙聖慈特遣使者捐金發廩徧行賑濟恩澤至渥然但可紓目前之急耳此去夏熟尚有七月若人人而給則廩粟有限饑民無窮臣竊計五萬餘家約三十萬人大人小兒各居其半大人日給一升小兒日給半升日支米二千二百五十石月支米六萬七千五百石半年為期約用米四十萬五千石以臨安六邑費粟已四十

萬石今歲淮浙諸郡悉以旱告朝廷恐難徧給臣區區  
管見不若行賑糶之法計口給歷減價與之庶幾所費  
不多所利甚博可以接續不至中輟反誤饑民臣伏見  
朝廷椿管米見在一百七十萬石每歲收糶正欲為水  
旱凶荒之備其間亦有積年陳粟自當易之以新臣妄  
意擬於椿管米內且借三十萬石減價賑糶照得元價  
每石貳貫參百文省量減參百每升只作二十文省出  
糶庶使饑民易於收糶以三十萬石計之縣官所損不

過九萬貫而所活饑民至三十萬其利豈勝言哉欲望  
聖慈特賜詳酌行下省倉下界或豐儲西倉水次近便  
處支撥所有水脚糜費本府自行出備官吏添給本府  
自行措置賑糶之後收到錢數逐旋解還司農寺一面  
收糶新米補足元數公私實為兩便

寧宗即位初接伴使彭龜年論蘇秀等州水災疏曰臣  
伏自初九日陞辭初十日出國門十一日至秀州十二  
日夜至平江府從此蹉程前去不敢住滯迓客一事自

有故常不足重塵聖慮唯是自離國門見汨塗積潦淪  
浸民田目即未收之稼已不可救已收刈者多用竹木  
架閣在田連日積陰不解雨勢未已亦必損爛猶有向  
去繫利害之深者百姓乏食全望麴麥以相接續而田  
水不去天霽未期設使麥不入土民無所恃流移餓莩  
斷不可逃陛下罪已求言倒廩賑給固足以上感天意  
而災變未消實有可懼臣愚欲望陛下明詔大臣講求  
親切及民之事共致懇切事天之誠每事求實不為虛

文登進忠讜以壯陽德斥遠邪佞以消陰沴庶幾聖德又新天心昭格臣遠去闕廷輒因目所親睹之事郵置以聞仰助陛下寅畏干冒天威無任戰慄

貼黃臣竊見漢元帝時日青無光弘恭石顯等皆指以為周堪張猛用事之咎及斥堪猛復有日變元帝乃召昔言咎在堪猛者切責之陛下遇災而懼不愧宣王然臣深恐小人別有指陳上惑天聽施行或謬恐未免為元帝之悔臣願陛下聽言之際



更加精察擇是而從不勝幸甚

龜年又論淮浙旱潦乞通米商仍免總領司糴買疏曰  
臣聞遏糴霸者之所戒閉糴諸侯之所羞而況人主君  
臨天下一視同仁豈可使有彼疆此界之分如秦人視  
越人之肥瘠而不卹哉竊見今歲淮東兩浙多被旱潦  
如常潤揚楚盱眙等處當此收成之時斗米至為錢四  
百上下無下三百足陌者近日行都米價頓增至煩朝  
廷輟軍儲給糴以紓目前而米價依舊不減異時春冬

之交必大翔踴實為可慮訪聞江西湖南北州軍間有  
豐稔去處設使就彼和糴又恐官司交易易得成擾收  
糴津運倍有所費據臣愚見不若通商最為上策欲望  
聖慈行下三路漕司俾之約束沿流州縣不得遏糴如  
商旅米船特免力勝稅錢至歲終而止不得妄以它貨  
阻滯客旅如果有它貨令所至州軍勒客人別用舟裝  
載依法收稅仍關報前路官司從漕司多出文牒曉諭  
商旅聞此必須方舟而下不特移粟之惠可以救民而

鹽課必增亦以利國事莫便於此者

嘉泰二年葉適上奏曰臣病苦餘日聖恩垂憐使轉漕湖外守符泉南今又特蒙收召入奏之初有兩處職事不敢不陳愚慮臣採湖南士民之論以為二十年來歲雖熟而小歉輒不耐地之所產未最盛而中家無儲糧臣嘗細察其故矣江湖連接無地不通一舟出門萬里惟意靡有礙隔民計每歲種食之外餘米盡以貿易大商則聚小家之所有小舟亦附大艦而同營展轉賑糶

以規厚利父子相襲老於風波以為常俗其不耐小歟而無餘蓄勢使之也故每遇小歟閭里不能自相給惟仰州縣賑救城市之民青黃未接食於常平者十家而九此事諸司當任責而漕司為一路通融有無之處其責尤重然湖南漕司歲計所入甚少比江西纔十之三四比湖北纔十之五六曾不足以支本司一年之經用向者團簇大軍錢數多總司所取不盡可以通借故不自覺而反冒富厚之名自大軍錢屢減舊額總司按籍

盡取積以歲月坐致漏底今漕司索然窮匱者五六年矣除湊足交頭之外每遇新舊交易使者與屬官聚議搏手無以具接送之費臣比承乏諸郡小歛雖先事講求荒政終不能有所捐貸為諸司之倡去歲祁陽蔣圜十借糧作過守令張皇一時駭動幸而就擒欲出少米以哺之力不能及竟閤默而止臣以為一司事力殫乏至此平居不足以自存萬一水旱急難辜負任使利害不細臣每念漕司所得屬郡財賦久有定規不可復取

本司當自擇其間利源與州縣百姓不相干涉及他司有例可以參酌施行者以漸經理庶稍有餘積為萬一水旱急難百姓指準之地此誠一路之急政不可忽也臣頃雖熟計不敢奏陳蓋初始既難而臣方病昏不能勝任今有通練敏達之士授以意指俾之講求許其自行無使貽害足以為一路之預備寬九重之顧憂豈不幸甚

嘉定元年祕書省著作佐郎楊簡上奏曰臣不勝痛心

疾首以告陛下亦知近在都城之內外民有餓而奪市  
食者乎又知有父子俱餓知必不能俱生遂沈其子女  
於江者乎臣所聞已不一而況於所不聞乎都城之東  
有其婦憫舅姑之餓曰婦當鬻身助給舅姑聞其言自  
經死舅知姑死舅又自經死子歸知父母死又自經死  
婦以舅姑及夫俱死又經死又有取小兒烹食之者嗚  
呼痛哉近在輦轂之下而餓死者至於此極而況於遠  
者乎又況於淮民相食妻食其夫屍弟食其兄屍至於

父子相食其屍陛下為民父母而有此羣臣之罪也孟冬之月臣聞朝廷有所忘浙西椿積米僅二十萬斛臣亟請於前左丞相錢象祖乞盡以給助淮民象祖吝不與今聞淮民嘯聚得非前者吝米所致雖二十萬斛未足以盡活淮民而淮民知朝廷賑恤誠意所及或不至大亂近雖未有急報然朝廷豈可不亟為之圖望陛下急詔大臣痛切為民為國集羣臣詳議先根刷諸路常平及凡椿積米數復別議利害或命百司各竭謀慮詢



訪以聞今徒聚百官於行都擾擾焉往來泛泛焉從事  
循循焉度日而已不使之出其胷中所藏道其所嘗見  
聞共議共計內外多少財用陷沒於賊吏之手郡縣多  
少財用徒費於迎新送舊而不思擇賢久任內外多少  
財賦費壞於三年之科舉取浮薄昏妄背理傷道之時  
文驅士子為不肖使害民壞國家諸軍虛籍不知其幾  
以虛籍之數濟饑民何為乎不可又聞淮民之饑者欲  
渡江江上郡守有過之者結怨饑民是激之使為亂又

聞有賑濟官以淮上饑民嘯聚申上司至於累累而上  
司杳不報為上司者昏繆至此而朝廷未聞黜陟臣大  
懼養寇危社稷也臣思執政大臣必患乏才乏才因於  
拘資格臣稽古昔未嘗用資格人才難得幸得一人而  
又以資格廢則何以濟民何以弭寇何以安社稷望陛  
下力諭執政唯擇賢才毋限資格務循古道以濟民弭  
寇安社稷臣不勝惓惓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四十七